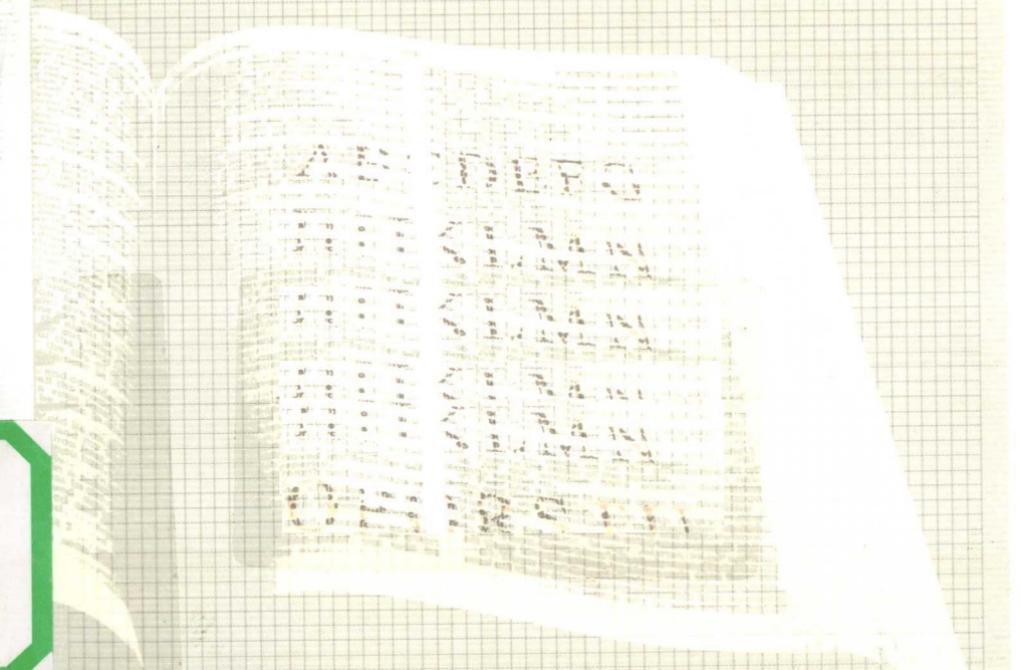


CRE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

王丹阳 著

NJNU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RE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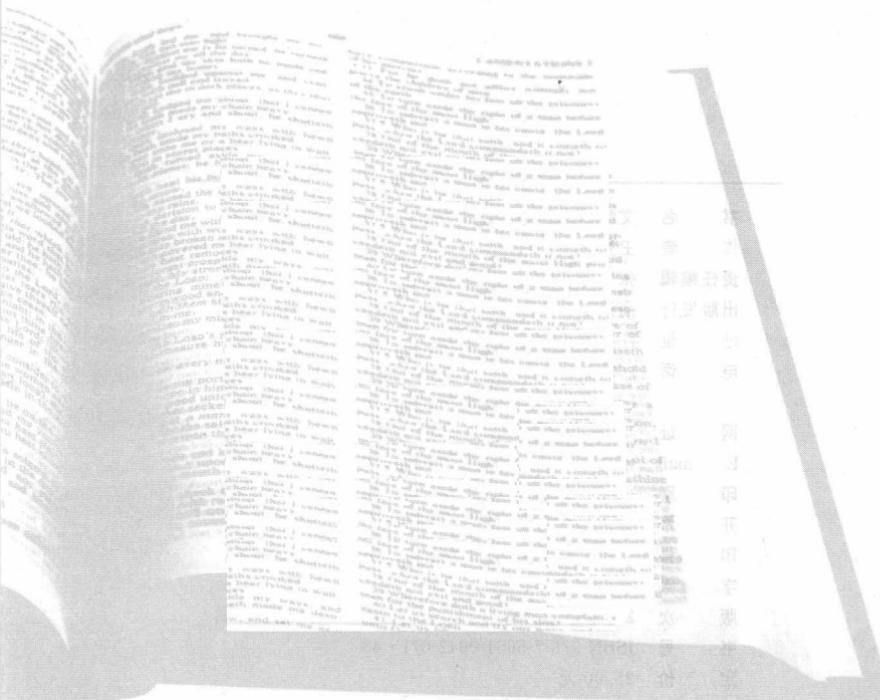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

王丹阳 著

ISBN 7-5355-2821-1

0101.01 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美·术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是 cactus 翻译学研究室的最新成果。



王丹阳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 / 王丹阳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651-0042-0/I · 48

I. 文… II. 王…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953 号

书 名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
作 者 王丹阳
责任编辑 张 莉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0042-0/I · 48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前　　言

还是在读硕士期间，就开始对文学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论是经过翻译的文学作品，还是译者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都令我产生非常奇妙的感觉。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翻译而言，文学翻译更加灵活多变，难以把握。读着那些文学译作，想象着译者当初是怎么翻译出来的，他（她）为什么要翻译这部作品？为什么译文的语言是这样的而不是另外一张面孔？原作者会认同经过翻译的自己的作品么？译文跟原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在我的头脑中出现，因此硕士论文就探讨了有关文学翻译的几方面的问题。

随着对文学翻译方方面面的接触越来越多，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我日益关心的一个主要课题。古今中外的翻译界都曾论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认为译者做的工作与创作有些相似，然而仅此而已，很少有译家深入探究，更不用说从不同角度展开详细的研究。事实是，文学翻译给我们带来的深远影响与我们对文学翻译者的研究工作是极不相称的，我们应该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做一些更深层次的分析与论证。这就是这篇论文的最初由来。如果说当时的想法还是不甚清晰，那么后来将论题确定在“创作”上则是因为受了导师开设的一门课的启发。

导师冯庆华教授为我们开设了一门课，即“译者风格研究”。

这门课的材料十分详实，多位译者的介绍、不同译本的比较、各种背景因素的分析等等丰富的内容使我获益匪浅，深受启迪。尤其是导师对《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剖析与对比研究令人难忘。他说：“探讨译者的风格并不等于允许译文风格可以超然于原文风格之上。在忠实于原文风格的前提下，不同的译者之间对同一原文常常会体现出彼此互不相同的翻译风格。造成译者彼此之间互不相同的翻译风格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对这种不同的翻译风格也未必能分出个高低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研究翻译风格的目的。”^①在谈到对《红楼梦》中“红”字的处理时，他说：“杨宪益保留了原文中的‘红’字，是因为他忠实于原文和原文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是七彩之首，融注着喜庆、富贵、兴旺等内涵。红色的春联、红双喜字、红色的衣饰与寿桃等等，都包涵着吉祥和喜庆之意。相反，霍克斯把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了‘绿’字，他考虑的是译文读者的文化形式：红色在西方文化中往往同流血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危险和死亡；而绿色则表示快乐和健康之意。应该说，霍克斯保持了对原文精神的忠实。”^②

导师的观点是针对译者的风格研究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然后落实到具体的语言表达上。这其中，译者也经历了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作者有各自的创作风格，译者同样有不同的创作方法，作品产生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作者的创作总是颇受关注，译者的创作却经常被忽视。应该看到，朱生豪为了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鞠躬尽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霍

^① 冯庆华. 文体翻译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71.

^② 冯庆华. 文体翻译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76.

前　　言

克斯为了翻译《红楼梦》，隐居十年，潜心创作；萧乾、文洁若夫妇为了让中国读者也能读到乔伊斯的名著，不顾年事已高，完成了《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学翻译家们为读者奉献了或卓越或平凡、或长或短、或艰深或通俗的文学译作，谁又能够否认他们付出的创造性劳动？由此我想到，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得到充分彰显和肯定，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译者的创作行为具有哪些特点？它又牵涉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对它的认识会为文学翻译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这本书便被尝试用米回答这些问题。

从总体上说，本书拟在求证于中外相关译论的基础上，从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创作美学、哲学思辨、现象研究、个案分析等角度入手，详细探究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行为。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作者从事文学创作，必须依赖于其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承担着传达此种体验和感悟的使命，这种传达远不是简单机械的文字转换能实现的。

文学翻译在众多的翻译类型中独具特色，它与其他的翻译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学”二字。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先要阅读原作，感受原作，再要理解原作，反映原作，说他们在用译人语进行创作是毫不为过的。事实上，有许多的文学翻译者们都在自己的论述中谈到了他们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谈到了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虽然这些言论大多为零散的感悟，并无系统，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文学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它们不仅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更成为译者创作行为的极好佐证。

拥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的西方早期翻译家西塞罗认为,译者要像演说家一样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他强调翻译也是文学创作。英国君主阿尔弗烈德国王用盖房子来比喻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可谓既生动又富有说服力。在他看来,翻译是极富灵活性的活动,其中的创作更是一种很随性的活译。作为苏联著名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基维·加切奇拉泽是文艺翻译学派重要代表之一。在《文艺翻译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中,加切奇拉泽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翻译思想,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文艺翻译必须坚持创造性原则。他认为,文艺翻译是一种创作活动,它不是为寻求语言上的一致,而是为寻求艺术效果的一致。美国著名诗人兼翻译家埃兹拉·庞德的诗是以中国古诗为参照,一半为翻译,一半为创作,因而深受读者喜爱。有评论说庞德的译诗已经超出了翻译的范畴,成了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作品。我国学者钱钟书并没有详细论述译者应该如何创作,然而他却给译者提出了极高的创作要求,尽管他的“化境论”太过抽象,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是作为译者努力的方向来说,它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者不同于一般的译者,因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所以文学翻译者特别需要创造才能。他甚至还提出了“以创补失论”,用创作来弥补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虽然这一论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对创作所起的作用之强调却是毫无疑问的。

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异常紧密,离开了译者的创作行为,文学翻译将成为简单的语言转换,因而很难还译文读者以原文的整体面貌。

从文学创作的本质上说,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的魅力源于形象,文学创作是语言的艺术。而文学翻译,其目标

前　　言

是全面再现原文的审美意义，且译文必须具有与原创作品一样的文学功能；译文读者期待充分领略原文的情感和思想，同时能够与原文读者一样获得阅读享受。这样的目标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过程就是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则是另一个再创作行为。既然文学作品是作者创作的成果，那么文学译作同样应该是创作的成果，它应该再现原作的文学目的与文学功能；也就是说，文学翻译的过程也是创造文学作品的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语境因素，运用相应的表达方法，通过自己的重新创作，还译文以相同的目的和功用。文学翻译的性质决定了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是意境的传达，或者说是原作文学效果的再现。

围绕传达意境这个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译者的创作活动进行探讨。第一，探寻原文的深层意义，把握原文的整体效果；第二，既要传达内容，又要重视形式；第三，如何品评译文的效果。

文学翻译是以原作为依据，译者需要反映的是原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需要抒发的是原作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译者的创作行为是为了实现“二次再现”。不可否认，原文已经为译者提供了创作加工的对象，即原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然而，应当看到译者也是一个社会人，他的社会经验和内心体验必定作用于其翻译行为，作者的体验和译者的体验相互交织，共同成为译者创作的源泉。

译者用译入语再现原作中的文学形象时，经历相同的思维阶段，即相同的创作过程。译者头脑中的物象主要是原作所提供的文学信息，包括作品的思想、情感、语言、风格等。不同的是，译者自身的心智情感、意识形态和语言风格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创作之中，因而译文总是会留有译者的创作痕迹。所

以，一部文学译作从来都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写作的结果，译者应是作者的合作者，因为原作只有通过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在译入语中实现和延续其文学价值。文学译作必须也是文学作品，译文读者阅读译本时也会和原文读者一样，期待得到感动和启发，并且欣赏到语言文字的魅力。虽然原作的艺术感染力会随着语言的改变有所减损，但是好的译本同样能使读者感受到原作的意境和作者的匠心。在译文读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思考时，译者的创作便像文学创作一样具有了意义，其价值也因此而得到实现。

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活动，译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与作者的心理和过程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借用刘勰的创作论来研究译者的创作行为，那一定是极为有益的，因为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其中蕴涵的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的思想和观点对当今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将从《神思论》、《体性论》、《情采论》以及文学评论观等角度考察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作活动。比如刘勰认为，神思就是心思与想象；积学、酌理、研阅是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思一意一言三者的关系是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博而能一”有助于创作的顺利进行。因此，译者需要具备比作者更加丰富的想象力；译者的阅历与学问是译文创作的重要保证；对译者的创作而言，从想象到文思到表达，始终是一个艰难的寻找与选择的过程；“博而能一”同样是译者创作的保证。

译者的创作活动和作者的创作活动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其特殊的一面。必须看到的是，文学翻译也是一个创造文学作品的活动，它同样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它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其中的创作美学，以便进一步了解其中的一般规律、探讨语

前　　言

言转换中的美学问题,从而增强译文的美学效果,提高对译文的审美鉴赏力。

相比较于非文学类翻译,文学翻译中的理解要更加复杂和困难,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和鉴赏需要译者具备更好的天赋,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和鉴赏正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其创作行为的准备阶段。具体来说,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理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开始翻译前的准备工作,另一个是翻译过程中对相关语境的理解。如果说在审美理解阶段,译者的创作行为隐藏在对原作的阅读和理解之中,那么在审美再现阶段,译者的创作行为就将落实在译文的表达里,译文的表达就好比是译文的脸面,其高下优劣将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效果,也是译文读者评判译文的直接依据。在文学翻译活动的最后阶段,译文读者要对译文进行理解和阐释,他们能动的、建设性的参与是译文潜在的美学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翻译理论中历来少有关于文学翻译的哲学思考,一般认为文学翻译多为感性行为,不管是译者的创造性劳动,还是译文读者的接受活动,都与理性的哲学思考存在距离。翻译的文艺学派可以帮助解释文学翻译的文学性质,翻译的语言学派则关注文学翻译的语言层面,然而事实上,只有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深刻把握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一般的翻译活动与语言的关系已是密不可分,文学翻译活动更是如此,它要求我们深入了解语言的运作过程和意义的再现机制。因而,从哲学的高度探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如何交流,语言的意义如何再生,这对我们解读文学翻译中的再创作活动无疑大有裨益。相同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使得以语言转换为标志的翻译活动成为可能;然而确定使用中的语言

的意义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翻译活动也因此而充满多种可能性。对于翻译活动而言,文本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文本是一个自足的存在,是能够言说的主体,它用自己的系统、结构和规则制约着理解者的意识和反映,它通过显示自身存在来引导理解者努力获得其真实内涵。

道格拉斯·罗宾逊的后理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研究译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其形象的隐喻道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职责以及可能影响译者完成这一职责的因素。罗宾逊提醒我们要认识到理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简单和片面,要把译者放在尘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中加以研究,不仅要看到译者理性的一面,而且要看到其非理性的一面,因为译本的创作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解构主义关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的论点消解了文学翻译的“忠实”的概念,当文本是一个没有确切意义的无限开放系统时,译者失去了应该忠实的确定对象,其再度创作的空间也因此而增加了许多。解构主义否定寻求作者意图的可能性,反对传统的忠实观,认为所有企图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必定走向背叛的歧途。然而,解构主义并不因此而认为翻译是无所适从的,因为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都能得到暂时的确认,译者经过理解总是能得出相对公认的意义,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行为也终将获得相对客观的评判。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译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译的;不存在最好的翻译,也不存在最差的翻译,所有的译文都处于两极之间。

文学翻译的创作本质渗透在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本书着重讨论译者的双重身份、语言的杂合与解放、译者的文化积累和翻译策略等文学翻译中的突出现象。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一个特殊要素,既要为译文读者阅读、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又要让原作在译入语中脱胎换骨,获得

前　　言

新生,以一个全新的文学作品的形式面对新的读者,并因此使得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文学翻译中永远存在着作者及原作的“制约”与译者的“反制约”之间的“斗争”,这是文学翻译的复杂与困难所在,也是译者自身价值的体现。也许可以这样说,译文并不需要如何地“异化”就能突显译者的再创造,因为译者和作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译者的思想观点、情感心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个人的烙印,而所有这些都将流露于笔端,换言之,译者是能动的创作主体。

通常认为文学翻译中的语言是归化或者异化的结果,译者的努力不是为了地道的译入语就是为了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其实当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时,会发现译文语言是全新的“第三种”语言,它是原语和译入语结合的产物,是译者独有的创作语言。

在文学翻译这一特定情境中,译者须时刻关注文化的影响,因为译文的创作将不断遭遇文化的挑战。不可否认,作家所处的独特环境决定了其生命体验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这也是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缘故,离开了作家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文学翻译研究将沦为空谈。文本符号的再造只是它的表象,其内里则是意义的传达和异质文化的解读。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影响,是因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社会生活的一切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中,文化的影响既表现在语言层面上,也表现在思想层面上,它的存在增加了译者的创作难度,有时甚至会带来不可逾越的障碍。译者正是在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的文化障碍的过程中进行着自己或顺利或艰难的再创造活动。因此,不可否认,任何一篇翻译作品都是译者辛勤创作的成果,它之于译者正如原作之于作者,其本质毫无二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只需要淋漓尽致地展示其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而译

者则需要做好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译文的再创作中完成再现原文化氛围的任务。这一任务有时很难完成,甚至无法完成。这是因为,虽然文化具有共享性,能为他人、后人所共享,能得到传播和传递,但是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却阻碍了人们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而受到文化影响最大的语言则记录了各民族的文化史,译者所从事的创作活动也因此而变得任重道远。

译者的创作究竟如何,还是得看译文本身,因为它是最具有发言权的,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红楼梦》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选择《红楼梦》作为本书的个案研究对象。当我们聚焦这样一部特定的译作,对两位译者的创作情况做一个比较深入具体的考察,应该可以得出更加真实可信的结论。

文学翻译的创作本质的深层探究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它们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翻译文学的价值与译者的地位问题。二是“翻译语言”(或称“文学翻译体”的问题。三是创作在文学翻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有可能对译者的创作行为产生影响呢?这些问题本书未能详细论及,但是就文学翻译而言,它们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琢磨的。

译者的创作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古老是因为人们早就意识到译者也是创造者,年轻是因为译者正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的创作行为正在被人们认识和重视。笔者所论只是一小块问路之石,一次尝试之举,它肯定是不成熟的,但是如果读者觉得有一点道理,如果译者的创作能够因此而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那么这本书也就物有所值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外译论关于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多角度诠释	(1)
第一节 西方早期译家译述	(2)
第二节 苏联的文艺翻译观	(5)
第三节 美国的文学翻译观	(7)
第四节 我国的文学翻译观	(9)
第二章 文学翻译与创作	(13)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本质	(13)
第二节 文学翻译的性质与核心问题	(22)
第三节 创作与再创作	(35)
第三章 刘勰的创作论对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行为的启示	(43)
第一节 《神思论》要义解析	(44)
第二节 《神思论》与文学译者的创作活动	(46)
第三节 《体性论》与文学译者的创作活动	(52)
第四节 《情采论》与文学译者的创作活动	(61)
第五节 刘勰的文学评论观与文学译者的创作批评	(68)

第四章 文学翻译的创作美学	(78)
第一节 审美理解	(80)
第二节 审美再现	(87)
第三节 审美接受	(97)
 第五章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之哲学思考	(109)
第一节 哲学言意观与再创造的不确定性	(111)
第二节 文本言说与创作主体	(119)
第三节 后理性主义观照下的译者的创作行为	(128)
第四节 解构理论与“忠实”的创作	(141)
 第六章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之具体表现	(152)
第一节 译者的双重身份	(152)
第二节 文学翻译：语言的杂合与解放	(166)
第三节 译者的文化积淀、创作理念与策略选择	(178)
 第七章 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个案研究	(191)
第一节 译者的文学功能	(191)
第二节 《红楼梦》翻译中的创作窘境	(192)
第三节 《红楼梦》中的三种语境与译者的创作应对	(199)
 结 语	(224)
 主要参考文献	(236)
 后 记	(242)

第一章 中外译论关于文学翻译 与创作的多角度诠释

综观历史，人类的翻译活动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人们总结出很多的经验，认识到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它虽然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但是牵涉到众多的因素和问题，个中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能说清楚的。尽管如此，无数的翻译实践还是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古今中外丰富的译论便是很好的证明。

如果说翻译活动复杂而困难，那么文学翻译则是将这种复杂和困难推到了顶点。

文学翻译在众多的翻译类型中独具特色，它与其他的翻译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学”二字。文学是一门“为满足人类审美的精神需求而存在和发展的学问”，它“生成于主体对人生的审美把握，它要求必须以想象而不是摹写或复制的方式把握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又往往高于生活。文学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均源于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①。作者从事文学创作，其源泉是生活，是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承担着传达此种体验和感悟的使命，这种传达远不是简单机械的文字转换能实现的。贾岛在决定究竟该用“推”还是该用

^① 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

“敲”时，就已经煞费苦心，更何况要用另外一种文字进行“推敲”呢？此时的译者必须调动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去体会作者的心，去感受作者的情，最重要的是去尽量完美地再现原作的所有意义。翻译已属不易，要完美地再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文学翻译家们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事业，浩如烟海的文学译作不仅让人们领略了原作的风采，更证明了文学翻译是可能的，是能做好的。

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先要阅读原作，感受原作，再要理解原作，反映原作，说他们在用译入语进行创作是毫不为过的。事实上，有许多的文学翻译者们都在自己的论述中谈到了他们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谈到了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虽然这些言论大多为零散的感悟，并无系统，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文学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它们不仅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更成为译者创作行为的极好佐证。

第一节 西方早期译家译述

在西方翻译史上，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的翻译理论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之前，罗马人已经有了“翻译是创作”的言论。那是因为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他们不再把希腊的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提出“翻译一不应以原文为中心，为原文‘说话’，二不应依样画葫芦，逐字照搬，而应当是一种创作，不仅要与原作相媲美，而且如有可能，还要在表达